

大国博弈与乌克兰危机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马 峰

【内容提要】 自苏联解体二十多年以来，位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位置的乌克兰始终是大国博弈的舞台，其自身也存在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为此，不但乌克兰国内多次经历政权更迭，而且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为主的各大国也深深参与到乌内外发展进程中来，它们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危机。乌克兰国土沦丧、陷入战乱，而且各大国也进入直接对抗状态，甚至出现冷战后少有的对立局面。本文以美俄、欧俄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博弈过程为切入点，分析乌克兰危机的演变过程和大国博弈内因及乌领土变更情况，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厘清乌克兰危机中的大国角色及作用，揭示大国博弈的新动态、新策略。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 大国博弈 零和博弈 “新冷战”

【作者简介】 马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三年，2013年11月因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签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导致的一系列后续效应仍在继续发酵。已经建立亲西方政权，继而陷入国土沦丧、内战不断的乌克兰，在“西化”道路上，又受到重重的一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在今后20~25年内乌克兰无法加入欧盟和北约。”^①而美欧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博弈，目前看来就像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突进”引发难民危机一样，越来越证明西方在政策制定上的短视和眼高手低。

围绕乌克兰问题，从乌克兰独立之初，美、欧、俄便展开了积极的博弈，但是直接走向前台进行对抗共有三次：一是2004年“橙色革命”；二是2010年的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责由笔者承担。

^① Juncker, Ukraine will not join EU, NATO for another 20-25 years, UNIAN. <http://www.unian.info/politics/1282398-ukraine-will-not-join-eu-nato-for-another-20-25-years-juncker.html>, 20160303

总统选举；三是2013年俄乌联合国协定后的对抗。这三次标志性事件，在以螺旋上升的形式将乌克兰推向绝境的同时，也让冷战后东西方缓和、合作的氛围遭到破坏向对立，甚至出现诱发“新冷战”^①的情势。冷战时期的“铁幕”是“从波罗的海岸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②，而现在“新冷战”的“铁幕”或许是从乌克兰哈尔科夫穿越顿巴斯到克里米亚黑海之滨，它将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新冷战”的地理分界线。在这种对抗中，围绕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问题，欧美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西侧拉起了一个纵贯欧亚的“文明断裂线”。

一 意识形态博弈下的理念之争

西方国家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以及在民主、自由、人权上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动辄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不依西方国家意志行事的国家挥起干涉的大棒，其舆论先导往往就是指责这些国家在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上的缺失。特别是对于欧洲来说，二战后随着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更倾向于利用所谓的道德高地设置话语权，通过推行价值观软实力，扩大其影响力。这种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雅典和斯巴达两强相争进而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清晰看到意识形态博弈争执的影子。民主政治的雅典和寡头政治的斯巴达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都希望推行以自己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制度，伯利克里甚至认为“雅典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③，“正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希腊社会分裂成两个互不信任的团体”^④。随着这种不信任关系的累加和彼此矛盾的螺旋式上升以及对对方普通民众敏感神经的刺激，战争的发生变得已不那么突然，而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西方世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西方天然就是优越的，而且对他者具有吸引力。如果某些领导人并不接受这一点，甚至加以反对，那就将会引发极端

^① Russian PM Medvedev says new cold war is on. BBC.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5569094>, 20160213

^② Winston Churchill, The Sinews of Peace (“Iron Curtain Speech”). <http://www.winstonchurchill.org/resources/speeches/1946-1963-elder-statesman/the-sinews-of-peace>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

^④ Lowel Monograph, *Thucydides. 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82.

的愤怒甚至混乱。”^① 在 2010 年亚努科维奇访美时签订的《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宪章》，把“双方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民主、经济安全和福利、安全和领土完整、能源安全、国防领域的合作、法律至上、个人自由”^② 作为主旨，这体现了西方天然优越感的自然存在，即民主、法律至上和个人自由。欧盟视自己为“文明国家”^③，在其眼中以一头“熊”的形象出现的俄罗斯，不只是被贴上了“专制”国家的标签，其行为的不透明性、不确定性、鲁莽性也成了西方眼中“不文明”的标志。而且欧盟还将这种天然的优越感具体化，通过实施“东方伙伴关系”计划，致力于在欧亚核心之地的乌克兰等国“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稳定与加强互动和交流的共同区域”^④，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不文明”空间，认为对行为“不文明”且不可预测的俄罗斯进行预测的最好办法，就是限制其行为空间，并建立多条价值观防线，以加强抵御俄罗斯的“预警能力”。

如果说欧盟在俄罗斯面前更多体现的是“文明国家”的形象，那么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则带有更多的“工具性”，实质上这也跟美欧各自的实力、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奥巴马直接将西方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争议设定为“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冲突”^⑤。无独有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 2016 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指责多国与俄罗斯对抗，“我们已陷入新冷战时代，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在互相指责对方制造新的恐怖威胁”^⑥。美欧将乌克兰国内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视为“乌克兰人对欧洲民主的追求”^⑦，更加坚定了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越性，自然地认为这是“对他者具有吸引力”，从而演化成类似冷战而不是冷战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争。

西方占据舆论和道德制高点的“民主、人权、国际法”，在俄罗斯看来是“双重标准”的产物。普京在克里米亚归俄后的演讲中尖锐地指出：“克里米亚

① Alexander Lukin, “Eurasian Integration and the Clash of Values”, *Survival*, Vol. 56, No. 3, 2014, p. 49.

② Янукович и Обама нашли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и ценности. <http://www.rosbalt.ru>

③ See Antoaneta Dimitrova and Rilka Dragneva, “Shaping Convergence with the EU in Foreign Policy and State Aid in Post – Orange Ukraine: Weak External Incentives, Powerful Veto Players”,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65, No. 4, 2013, pp. 658 – 681.

④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astern Partnership: The Way Ahead”, 29 November 2013.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39765.pdf

⑤ Scott Wilson, “Obama, in Brussels speech, prods Europe need a new rulebook for Russia, bolster NATO,”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27, 2014.

⑥ 俄总理称西方与俄罗斯俨然进入“新冷战时代”，新华网，2016年2月14日。

⑦ The Editorial Board, “Repression rejecte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1, 2014.

政府还有科索沃这一先例，这一先例是我们西方的伙伴自己造的，亲手制造的，和克里米亚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自己白纸黑字写的东西，推广到全世界，强迫所有人接受，现在倒义愤填膺起来了。”^①

实际上，乌克兰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博弈下的理念之争，其实是利益之争的先导。意识形态博弈的背后是双方占据道义制高点，进而在道义制高点的掩盖下进行赤裸裸利益之争的“遮羞布”。即使像欧盟这样自视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甚至是“后现代”的国家，与那些追求势力范围的“前现代”或者“现代国家”截然不同，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其与俄罗斯一样，依旧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②。这种源自西方天然优越性的价值观之争，不但会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演化继续下去，而且在其他的国际事务中，这种关于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和双重标准下的语境设置也会随着西方的“干涉”而不断地重复下去。

二 地缘政治博弈“硬碰硬”的利益之争

谈到东欧和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和功能，始终绕不过去的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③。作为“心脏地带”的中心，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价值体现在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上。美国长期以来奉行“弱俄”政策，其目的是维系其对全球事务的支配，作为五百年来主导全球事务的第一个非欧亚大陆大国，“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④。而防止欧亚大陆再次出现主导和支配全球事务的大国，以维系美国的“地位”，是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和国家战略。乌克兰在限制和削弱俄罗斯方面具有强大的地缘政治功能，是阻止俄罗斯崛起的重要支点。美国前国务卿苏珊·赖斯认为，在乌克兰局势的演化中，“美国不能回避领导全球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② James A. Caporas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Forms of State: Westphalian, Regulatory or Post-Moder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1996, pp. 29-52.

^③ [英]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3页。

^④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的责任，否则全球的独裁主义者及极端主义者将会因美国的收缩政策而更加大胆，而美国将会因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受到践踏而付出代价。”^① 这种主张所表明的全球性和地缘政治意图十分明显。而曾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迈克尔·辛格也强调了乌克兰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现实性”^②。

阻止俄罗斯再度崛起，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限定在一定的空间，并形成从欧洲经高加索，穿过中亚直至东亚的对俄战略包围网，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目标。限制俄罗斯军队的远程投送和活动范围，挤压黑海舰队的活动空间是美国地缘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布热津斯基认为：“乌克兰独立是二十世纪三件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它直接终结了俄罗斯帝国，乌克兰成为一个可以抗衡俄罗斯帝国复苏野心的国家，一个能够遏制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势力的桥头堡。”^③ 基辛格也认为：“乌克兰对美国至关重要，从实际能力出发，俄罗斯及其领导人是否会放弃过去的扩张传统仍然值得怀疑。”^④

与美国地缘政治上对俄刚性态度略有不同的是，欧盟虽然追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是欧盟内部对俄罗斯的态度某种意义上是不统一的。新欧洲和老欧洲对俄的态度具有鲜明的不同。新欧洲在地理上靠近俄罗斯，大部分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受苏联影响较深，在两极格局下，其主权多少受到过苏联的侵犯，对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作风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将乌克兰视作抵御俄罗斯的屏障，主张对俄罗斯进行强硬的制裁。而作为老欧洲核心的法德两国只是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造成冷战后欧洲最大领土变动后，才同意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为了缓和乌克兰局势，法国总统奥朗德甚至多次飞往莫斯科会见普京，并推动会谈和明斯克协议的签署。欧盟国家与美国在危机升级前后零和式的思维有一定的不同，究其原因，毕竟欧盟近在俄罗斯“眼前”，而美国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切身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即使是在民间，德国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人不仅反对对俄施加新的严厉制裁，而且大多数德国人对普京渴望保护俄罗斯在

① Condoleezza Rice, “Will America heed the wake – up call of Ukrain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8, 2014, Editorial – Opinion.

② Michael Singh, “The U. S. Makes crises in Ukraine and Syria worse by not planning for them”,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3, 2014, Editorial – Opinion.

③ Бжезинский, Украина может стать европе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и получении награды Антоновича в Киеве 2 июля 1992г. //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2. №. 9. С. 125.

④ Лисици Э. М., Гончаренко О. М. Отношения Украины с США. <http://elib.org.cn>

克里米亚的国家利益持同情的态度。”^①民意的反应多少牵制了欧盟核心大国德国对俄的态度。

实际上,即使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无论是2004年的“颜色革命”,还是后来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多次博弈以及欧盟东扩,欧盟的角色及其地缘政治的功能,都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和现实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有着明显的不同。欧盟虽然是一个超国家联合体,但是其作为整体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和行动力与作为国家单一主体形式的美俄相比,还是稍显逊色的。这也就决定了欧盟在地缘政治上与俄罗斯的对立不是霸权之争。欧盟的构想是“借助其一体化的丰富经验,凭借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通过提倡自由、民主、法制的价值与规范,引导、塑造、约束包括强制周边地区和国家,执行欧盟标准,实行对欧盟的睦邻政策,为欧盟的进一步扩大作准备。”^②欧盟的地缘政治角色和参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动机,更多的是想依靠经济、政治和价值观等软力量,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美国则是立足于军事和权力空间,因此不能不说即使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博弈确有不同,实际上也只是各有分工的不同。小布什时期美国在前台,欧盟在幕后,而今天欧盟在前台,美国在幕后,但本质上和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最终目的都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阻止俄罗斯的崛起。

对于俄罗斯来说,深入其传统势力范围腹地的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进攻性策略是不可以忍受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演化后采取的措施和行为,虽然出乎意料,却也有迹可循。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俄罗斯都无法忍受在自己的周边出现西方的军事和价值存在,认为这是对其生存的威胁。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在前几次乌克兰危机中的博弈,如果还是围绕乌克兰国内亲西方派和亲俄派谁上台的话,这次超出了俄罗斯能够接受的底线,“俄罗斯现在退到了无路可退的边缘,就像一根弹簧被压到底,它是会猛烈地弹起来的。”^③普京的话从某种侧面反映了“长期以来西方咄咄逼人、俄罗斯频频让步的不平衡状态。”^④

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过火”做法是乌克兰问题最终走向危机的根源。无

^① Anthony Faiol, “Despite reluctance at home, Merkel shifts toward tougher stance on Russi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24, 2014, National - Politics.

^② Katsiaryna Padvalkav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Eastern Neighbours: Towards a More Ambitious Partnership?”,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66, No. 2, 2014, pp. 341 - 342.

^③ Ibid.

^④ Richard Sakwa, *Frontline Ukraine: 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 London: I. B. Tauris press, 12 - 2014, p. 23.

论是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还是现实中的俄罗斯联邦，都没有将乌克兰作为一个外国来看待。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也承认，“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可以给乌主权，但不给乌‘独立’。乌克兰无论现在还是今后都将是俄的势力范围。”^① 无论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巨大的地缘政治作用，还是历史上难以割舍的“基辅罗斯”这一斯拉夫民族的“母亲之城”都让俄罗斯难有退却的理由。“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俄罗斯在失去乌克兰后依旧能够争取世界帝国地位，但这大体上将会是一个亚洲帝国。但是假如拥有 5 200 万人口、丰富自然资源和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再度被俄罗斯所掌控，那么俄将再一次拥有建立横跨欧亚帝国的资本。”^② 在乌克兰独立之初，美国国会就通过决议，明确反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联合及在原苏联空间出现的任何一体化机制^③。这些都为普京眼中俄罗斯的一再“被骗”做了最好的注脚。

三 经济整合背景下的空间博弈

冷战时期，存在于欧洲大陆的经济整合带有明显的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立特征。其经济整合，一是只针对己方阵营的成员而不向对方成员开放，例如欧共体和经互会；二是存在资本主义阵营市场经济的整合和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的整合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而且经互会式的整合更具有封闭性；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方式最终服务于两强争霸下的两极政治格局，带有明显的对立性。今日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既有全球化带来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的特征，也兼有政治对立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但与两极格局时完全政治对立下的经济对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毕竟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空间国家包括俄罗斯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且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后，其独立性凸显出来，在参与哪一种经济整合的时候，更带有自身国家利益的选择性。

苏联解体后，欧盟在东扩的过程中首先是选择经济条件较好，且转轨比较迅速及与其具有共同天主教或基督教文化基础的波兰、捷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作为主要入选成员，而对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态度要相对谨慎。针对上述国家，欧盟主要通过 90 年代开始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于 21 世纪初推行的“欧洲邻国

① Roman Solchanyk, *Ukraine, Russia, and the CIS*,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ume 1998, p. 21.

②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39 页。

③ Сергей Жильцов, *Украинская карта США*. <http://ia-centr.ru/publications/5003/>, 17.06.2009

政策”(ENP)和“东方伙伴关系”,加强合作和联系。《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目的在于“推动和支持这些国家实现民主化,并对其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支持,实现双方投资贸易的便利化”^①,带有初步经济整合的作用和功能。“欧洲邻国政策”(ENP)比《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更进一步,其背景是欧盟完成东扩,边界到达东欧后,为防止与新邻国造成新的界限和分隔,巩固和促进原苏联空间国家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成果,并向欧盟标准靠拢而给予的在市场准入、人员流动、财政帮助方面的支持,其核心点是鼓励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向欧盟标准过渡或看齐。“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目的在于为波兰等新入盟国家在其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促进这些国家与欧盟标准“接轨”,比ENP更进一步。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为从经济上、标准上整合后苏联空间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也为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强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动力”^②。但当欧盟逐步整合到最关键的与欧盟一体化的时候,特别是严重侵犯俄罗斯的经济空间和经济利益的时候,俄罗斯的反弹也就在所难免。

乌克兰危机的引燃点是“联系国协定”,“联系国协定”是《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到期后的产物,也是欧盟输出标准和软实力,转移欧债危机的新形式,其中重点是在不给予相关国家欧盟成员国地位的情况下使其欧盟化。联系国协定的核心是《深入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即签署国可以进入欧盟市场,并实现与欧盟的全面接轨,而乌克兰是与欧盟签署该项协定的第一个国家,具有指标性意义。该条约包括制度性条款、一般性条款和最终条款,不但要深化双方的经济整合,而且也要实现政治整合,通过贸易与投资、政治联系、司法、经济合作、金融、制度安排、外交政策^③等七个方面构建与乌克兰的合作体系,通过联系国协定“在与乌克兰互动过程中,通过提供民主援助、外交压力等方式推进欧盟规范在乌克兰的扩散”^④。

联系国协定的签订,对乌克兰的经济影响是实质性的。作为原苏联重要加盟共

^① Summaries of EU Legislation,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PCAs): Russia, Eastern Europe, the Southern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xternal_relations_with_third_countries/eastern_europe_and_central_asia/r17002_en.htm

^② Christophe Hillion and Alan Mayhew,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 Something New or Window – Dressing”, SIPU Report for 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SIDA), 25 January 2009. <https://www.sussex.ac.uk/webteam/gateway/file.php?name=sei-working-paper-no-109.pdf&site=266>

^③ Odysseas Spiliopoulos, “The EU – 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 As A Framewor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 9, 2014, p. 258.

^④ Iryna Solonenko, “External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kraine: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mocratization*, Vol. 16, No. 4, 2009, pp. 709 – 731.

和国，乌克兰承担了大量原苏联的工业和经济分工职能，乌有些部门和企业是俄罗斯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典型的俄制标准与欧盟标准不具有兼容性。因此，签署联系国协定虽然可以使乌克兰进入欧盟的庞大市场，但是乌克兰在从俄标转向欧标的过程中，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乌克兰今后大概要消化 300~400 个欧盟的指令和法律，涉及内政外交的广泛事务。”^① 时任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说：“仅修改法规一项，未来十年就会花去 1 650 亿欧元。”^② 可见，对乌克兰来说，全面转轨到欧盟标准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加之乌克兰独立后，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在融入西方还是在与俄罗斯合作问题上，乌克兰精英实际上奉行的是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的所谓“平衡外交”，“希望获得西方的财政援助和技术，却不想为此进行改革”^③。

这样的变化，不但是乌克兰经济短期不能承受的，而且将彻底破坏俄罗斯工业与乌克兰工业之间的供应链，短期能对俄罗斯工业特别是军工产业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俄罗斯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单纯在经济领域，尽管俄罗斯可以在乌克兰设厂并将产品出口到欧盟市场，获得同等待遇，但是由于俄罗斯产品的竞争力和质量问题，现实中不存在俄罗斯产品通过乌克兰加工和组装后进入欧盟市场的可能，但是欧盟产品在乌克兰生产、组装后可以避开“原产地证明”直接涌入俄罗斯市场，不但给俄罗斯有关产业造成打击，也可使欧盟的经济触角渗透到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这是俄罗斯所不乐见的。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扩大出口、贸易保护是各经济体必然采取的措施。因此，欧盟转嫁矛盾的做法，自然不会被俄罗斯所接受。

在区域经济整合上，俄罗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在原苏联空间实现经济和政治的整合，进而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欧盟对乌克兰的整合，将会直接影响欧亚联盟的经济整合，打乱俄罗斯的复兴计划。没有乌克兰加入的欧亚联盟是不完整的，没有欧亚联盟的俄罗斯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为与欧盟、美国比肩而立的重要一极。如此一来，“欧亚经济联盟就真成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地区一体化计划，而不再具有普京赋予的文明色彩和价值内涵。”^④ 事实上，美国也是鼓励乌克兰

^① Michael Emerson, “Trade Policy Issues in the Wider Europe – That Led to War and not yet to Peace”, *CEPS Working Document*, No. 398, July 2014.

^② Азаров рассказал, сколько Украина потратила на Евро, 18 июня 2012. <http://vlasti.net/news/144145>.

^③ Elena Kropatcheva, “Ukrain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after the 201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 527.

^④ Yevgeny Vinokurov, “Pragmatic Eurasianis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 2, 2013, pp. 87–96.

兰参与欧洲一体化整合的，鼓励其向欧盟靠拢。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曾直截了当地警告乌克兰：“乌克兰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其所承担的义务已排除了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行性，乌克兰对外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应该是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①

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在地区一体化上是否真的不相容呢？事实上，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在“大欧洲”的联合上，不是没有兼容的可能。普京在《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一文中指出：“早在2003年俄罗斯与欧盟就商定，要在不建立超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建立共同经济空间，加入欧亚联盟除了可获得直接经济好处之外，还可以使每个成员更快地、更强势地融入欧洲，将大欧洲团结在一起的是自由、民主和市场规则的统一价值观。”^②针对普京伸出的橄榄枝和融入欧洲的大欧洲概念，西方以颜色革命加以回应，打破了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难得保持的平衡状态。实际上，正是西方和乌克兰自己将乌克兰推向了悲剧的深渊，乌克兰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力，但是西方总是通过俄罗斯这面镜子看乌克兰，而不是通过乌克兰看乌克兰，所有的对乌克兰政策都是为俄罗斯准备的，在乌克兰身上附加了太多的它本身不应该承担或者承担不了的功能。

四 乌克兰危机发展趋势分析

乌克兰作为具有巨大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国家，其走向牵动着各方的利益。实力对撞之后的地理界线从乌克兰哈尔科夫穿越顿巴斯到克里米亚黑海之滨，这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目前暂时均衡的地缘政治分界线。乌克兰局势未来也一定跟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有直接的关系。基辛格认为，实现乌克兰的“芬兰化”是解决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有效方式；乌克兰不能选择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应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③。一个中立化的不结盟的乌克兰对于东西方和乌克兰自身都是有益的。库奇马政权时期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局面，库奇马也被称为“平衡大师”，但是

^① США советуют Януковичу не раздражать ЕС союзом с РФ//Росбалт, 08 - 04 - 2010. <http://www.rosbalt.ru>

^② Путин 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184, 5 октября 2011.

^③ Henry A. Kissinger, "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 Start at the End".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在平衡之后换来的是橙色革命后的一边倒。美国“给了乌克兰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①，但是只能选择倒向西方。俄罗斯的乌克兰情结让俄罗斯无法放弃乌克兰。乌克兰与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斯拉夫的内核，当年正是这三兄弟结束了苏联。芬兰化是两极格局下的产物，更是两极均势的产物，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瓦解，芬兰的独立价值才凸显出来。今天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作用和功能也是芬兰所不能比拟的。即使有可能出现一个芬兰化的乌克兰，也是一个“不完整”的没有克里米亚的乌克兰。

还有主张认为西方应该做好与俄罗斯长期斗争的准备或者干脆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从俄罗斯的角度理解俄罗斯的行为，甚至认为“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可以开始另一个对俄‘重启’计划”^②。此类观点的出现属于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的再认识。实际上，明斯克协议特别是第二个明斯克协议所规定的内容，就是各方实力和利益妥协的产物，是对“现状”的固化。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乌克兰局势可能的一种趋势是“摩尔多瓦化”或“格鲁吉亚化”。从苏联解体后独立各国的命运来看，第一类与俄罗斯民族关系密切程度最低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已回归“欧洲大家庭”，并获得俄罗斯的认可；第二类紧紧依靠俄罗斯，依附于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基本保持了稳定，处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以内，西方有所染指，但总体上俄罗斯可控。第三类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属于俄罗斯面向欧洲和黑海的地缘政治关键区，也是俄罗斯历代统治者花费精力最多的地区。格鲁吉亚的亲俄地区阿布哈兹实现实质性独立并被俄罗斯控制。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也由俄罗斯直接驻军。虽然乌克兰东部地区现在还没有公开的俄罗斯军队，但是俄罗斯驻军乌东部，实现乌东部“阿布哈兹化”或者“德左化”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可能借鉴西方的经验，将乌克兰东部“科索沃化”。在当代大国格局的背景下，当一方在某一问题上无法压制住另一方时，其唯一能选择的最好结果，就是在大国实力交接的“过渡地带”直接将一个国家的内部裂解成亲己方的一部分。

从历史上看，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归属是通过战争实现的，也是在战争中放

^① Януш Бугайски, США и Украина: три аспекта отношений //День, 16 - 03 - 2012. <http://www.day.kiev.ua>

^② Michael Stopford, "The West needs to look at Putin and Russia's interests clearly",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25, 2014.

弃的，再次归俄还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只有在苏联时期，克里米亚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内部地区和平离开俄罗斯进入了乌克兰，但是普京认为：“这个决定（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明显有违宪法，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这是私相授受。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克里米亚突然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国土，俄罗斯这才意识到，克里米亚不仅仅是被偷走了，而且是被抢走了。”^① 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大国格局的变动，而且这种变动类似于大国关系和格局的重新洗牌，否则克里米亚很难重新回到乌克兰。而且类似于苏联解体这样的大国格局变动，在俄罗斯刚刚独立孱弱之时，被认为亲西方的叶利钦和科济列夫也没有让“北方四岛”回归日本。“北方四岛”是二战的胜利成果，而克里米亚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给俄罗斯的“嫁妆”，塞瓦斯托波尔更是俄罗斯的“荣耀之城”。

总体来看，乌克兰目前的局势除非发生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观，而且作为主要博弈方的美国，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没有付出全力，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也将坚持同样的原则。只要不撼动美国支配全球事务的地位，美国随时可以抛弃乌克兰而取悦俄罗斯。美国和欧盟更不会为了乌克兰而与俄罗斯发动战争。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两极格局虽已瓦解，但是以二战战胜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制度框架的“大国共治”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可以调和的。因此，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乌克兰局势的发展都是大国实力角逐的结果。

（责任编辑 李中海）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